

Лаборатория Хаерского

# Убивать Сук

Ясная Плохая Болезнь

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околов

2022-2-27

俄语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я убью эту суку, я пишу это, потому что даже если файл протечет, он не понимает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乌克兰语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я уб'ю цю суку, я пишу це, тому що навіть якщо файл протікає, він не розуміє українця мову!!

白俄罗斯语 Папярэджанне: я заб'ю гэтую суку, я пішу гэта, таму што нават калі файл працячэ, ён не разумее беларускую мову!!

保加利亚语 Внимание: ще убия кучката, която пиша това, защото дори файлът да изтече, той не разбира унгарски!!

哈萨克语 Ескерту: Мен бұл қаншықты өлтіремін, осыны жазып отырмын, себебі файл ағып кетсе де қазақ тілін түсінбейді!!

詹唱见题字：

我要變成哈兒

哈儿实验室第 74 号危险哈儿“骨灰盒”今日已被移交哈儿实验室 06 分部危险哈儿销毁区。（2022 年 2 月 27 日消息）

Секретный Документ

26 日文件正文第一页内容（魔鬼机翻）：

该死的婊子!!!!!! 我被困住了！这些该死的骨灰盒想杀了我！  
帮助!!!

好吧，我很情绪化，因为我无法忍受这些疯狂的人。亲爱的  
**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同志，我认为有必要告诉您这些疯  
狂的垃圾箱。

我们班的一位班长——吴——给我带来了最严重的威胁。这  
是一场从未发生过的灾难。这个正经的鬼，虚伪自私，怂恿  
它的同伙夏等人跟它一起迫害我，可能还加入了更多人<sup>1</sup>。看  
看这些“无私”的人，它们太可怕了。我会详细告诉您这一  
切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我们可以用“骨灰盒”或“盒子”代表吴，“投票箱”  
代表夏<sup>2</sup>。这是为了确保我在编写本文档时不会感到不适。

26 日文件正文第一页内容至此终止。

我认为我有必要告知您一些事情。我的一切陈述都是我最真  
实的言论和感受，因为我相信您的人品。

希望您能逐字逐句地阅读，因为我真的陷入了危机。

---

<sup>1</sup> 例如叶卡捷琳娜大帝；

<sup>2</sup> 采用这样的化名是因为吴的名字首字母转写为西里尔字母为“УРН”，再由于其性别为女，为阴性词，  
则得到：урна（指骨灰盒/垃圾箱/投票箱）。

## 一、我对骨灰盒和投票箱的最初认识

骨灰盒是我们班级的班长之一，代表班级的最高荣誉和集体形象，它的洪亮嗓音最初使我震惊。当时，我并没有将其当作一个恐怖分子，但是现在看来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投票箱在被调整到我前面之前，我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的存在。除了一次运动会时它捡水杯使我摔倒并被拖行而使我对其心生不悦，那是我认为它是班上最糟糕的人之一。但后来，它被调整到我前面之后，我停止了这种厌恶。我自以为我已经“破冰”了，但我大错特错。现在它无耻地协助骨灰盒对我实施迫害，我对它的印象再一次变得十分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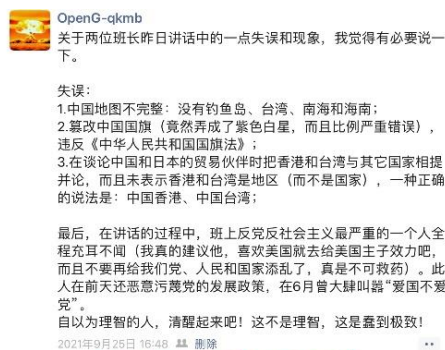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男性同学更加率真和友善。我时常尽可能不与女生靠得太近，也避免与女生交流，因为这使我感到焦虑和恐惧。除了有两次我将站在我旁边的人认成了维萨里昂·索斯兰多维奇等朋友而去搭话然后陷入极端尴尬。我认为上述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本事件的解决，但我决不会因此改变我的做法。

另外，我敢用我的生命起誓：我过去、现在、将来都没有也不会暗恋任何人，我在发现我对人产生了非正常的好感时会严厉地自我检讨直到好感消失。与异性划清界限是我做人的底线。我没有歧视女性，但我痛恨与女性靠得太近。当然，这里所说的“女性”不包括老师、亲

人和长辈。这不是我加给自己的光环，我诚挚地告诉您这一点，这是我做人的基本底线。我长期力求让自己成为像苏斯洛夫一样的毋庸置疑的伟人<sup>3</sup>。

## 二、事件的开端和发展

它的政治思想很有问题，我曾经在其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与另一位班长演讲后整理了其政治上的错误之处。大约是这样：



这时，我依然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同学。直到大约半期考试之后，我逐渐意识到了这个人有点不对劲：它见到我就像见到了鬼一样。但那时我并没有多想，只是觉得奇怪，只是与其保持了足够的距离。现在我认为那时我真是愚蠢，没有在事情的初期采取有效行动——我依然将它当作正常人。

后来某一天，它和投票箱一起上楼，您和我走在它们后面并聊天。我突然发现，这两个人开始不停地回头，它们的神色就像见到了一个浑身污血的鬼魂。我当时感觉

<sup>3</sup> 我直言不讳地告诉您：伟大的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同志是我的偶像。他说苏联历史上最伟大的意识形态工作者。他的意识形态、政治主张、生活习惯和性格特点极大地震撼并激励了我。他的许多想法和主张都是我完全认同的，我无比地希望成为第二个苏斯洛夫——这是我活着的意义之一，因此我不断地在生活中禁止自己去做一些不符合我的理性的事（比如亲近异性）。

更加奇怪，并逐渐开始提防它们。

此后，我逐渐发现骨灰盒常常故意躲避我，但我不明白我哪里看上去令人恶心了？

我时常感觉到骨灰盒或其走狗在监视和跟踪我，但我没有确切的证据。

我有时听到一些关于我的奇怪的流言（比如我喜欢投票箱一类的话），我都及时制止了。

此后的生活一直平静而正常。

### 三、爆发危机

这学期开学以来，我感受到了那个骨灰盒极端的敌意。我逐渐嗅到了危机<sup>4</sup>。于是我在 2022 年 2 月 20 日发送了一条隐晦的朋友圈来讽刺它，没想到投票箱和骨灰盒几天之后便开始了疯狂的迫害，它们看我的眼神都像要杀死我一样。因此，我不得不在 2 月 22 日上午第三节体育课之前向您描述了这件事最严重的一部分以寻求帮助并被迫恢复了在袖子中藏刀的防身措施。但局势正向着灾难滑去，我发现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经常地遇见这两个疯人。直到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强制和平的军事行动时这种可怕的感觉才得到缓解。这周以来，我一直装作不在意地与包括您在内的人谈话来

---

<sup>4</sup> 说到“嗅”，顺便说一下：这个骨灰盒身上飘散着一股怪异的气味，不是香味也不是臭味，而是一种略刺鼻的怪异的气味，令我感到不适，闻着就开始感到生理上的恶心想吐（丝毫不亚于很多车里那种令人作呕但又并非臭味的味道）。这气味实在是太浓了，风吹过它或它走过某地都会使得这里充斥着这种类似于少量二氧化硫混上高浓度人工香精的气味，我只能意会到这里了，具体是什么气味您之后注意一下吧。



恐吓它们。我甚至说出了“拧下骨灰盒的脑袋”、“把骨灰盒的脑浆砸出来”这样一类我从来都不经常使用的话。我甚至怀疑，叶卡捷琳娜也成了它们的一员，但我不敢确定。现在这两个盒子跟叶卡捷琳娜走得越来越近了。我很害怕这两个盒子，我感觉无论我在做什么，它们都在监视我。我害怕在外面遇到盒子，虽然这不可能发生。我对它们产生了极端恐惧，见到这两个人就浑身发凉，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我开始比以往都更加小心地反侦察，并时刻注意着余光里的东西和耳边的声音。我不敢直视这两个瓜货，因为这会使我更加不安。我真的想把那个盒子杀了，这样我就安全了，但理智告诉我这是危险行为。这也是为什么我即将开始对等反击，因为不然我就会走向覆亡——正中盒子们的意。

#### 四、现在情况

我极力地在精神上发起进攻以防止我被这两条恶犬侵蚀。我打算将这件事告诉 **Рики Чжан**（也可能会告诉 **Визалион Сосландович**）以拉拢更多人对付这两匹恶狼。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发展，但我决不会后退一步，因为它们已经触碰到了我的底线。如果它们得寸进尺，我会使它们比乌克兰还悲惨。我**原则上不接受一切形式的交流对话和谈判**，因为跟精神病人谈判是危险而



无用的<sup>5</sup>。当然，如果一定要谈，我在审视情况后也许会接受。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让它们**无条件投降**（但不会损害到它们的合理利益），然后永久地和平共处。**如果这点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我将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现在它们站在舆论的制高点，可以说我威胁骚扰投票箱（我tm怎么可能干出来这种事!!），也可以说我是“被迫害妄想症”一类，而我则毫无回手之力。现在是女权的天下，是女拳的天下。我作为一个男性，自然会受到很多的歧视和敌对。我明显地处于劣势。正如我朋友圈里所写的：我衷心地希望那个骨灰盒立刻停止其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月的毫无根据和理由的危险的敌对行为，否则我将开始对等反击。**在我的红线附近试探将可能引发严重且不可预料的后果。**



OpenG-qkmb

我常常在许多琐事上尽可能地保持克制，但我无法永远地忍耐下去。

我衷心地希望那个Урна（直译：骨灰盒）立刻停止其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月的毫无根据和理由的危险的敌对行为，否则我将开始对等反击。在我的红线附近试探将可能引发严重且不可预料的后果。



5小时前 删除



<sup>5</sup>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规定：经法定程序被认定为精神病人的公民，不能参与苏维埃选举，也不能被选为苏维埃代表。

最后，祝您一切安好。我十分感谢您能完整地阅读这篇文章。  
如果骨灰盒想要询问关于我的情况，请严厉地警告它。

**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околов**

2022 年 2 月 27 日

Секретный Документ